

国家艺术杂志

■「我嘉书房」(印氏住宅)



■薄荷香文苑附近的稻田栈道



■张堰古镇大隐书房

田间古镇觅书香， “大城小村”探振兴

◆ 陈琳



■稻田里的书店



■薄荷香文苑



■稻田里的书店

午后的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荷花塘畔，暑气被穿堂风揉碎在尚品书院的窗沿。这座由旧谷场仓库改造的书院，保留着老建筑的筋骨，无声地讲述着这个水网密布的村庄的变迁。在“荷叶阅读区”，游客和村民自得其乐，翻阅村志、看看报纸、聊聊趣事，杯里的“荷叶冰美式”飘着清香，整面落地玻璃将藕塘景致框成鲜活的画，这番田间地头的阅读只能用赏心悦目来形容。

不只在漕泾镇，近年来，书屋、书院、书局等各类公共阅读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市郊、乡村的肌理间生根、发芽。它们姿态多样，不拘一格，有的从旧仓库、老民居里“长”出来，带着乡土的温润；有的从老厂房的红砖拱窗里“冒”出来，带着工业遗存的硬朗；有的藏在白墙黛瓦的闲置民居里，保留着木格窗的温柔。

这些公共阅读空间既是文旅融合的“磁石”，用独特的设计与江南风情吸引都市人驻足，也是居民们触摸集体记忆的“精神锚点”。它们像一颗颗文化种子，在田埂与街巷间留住了乡愁，打造出接地气、聚人气的“文化会客厅”，为市郊、乡村发展注入了文化的温度。

打造留住乡愁的“精神粮仓”

不搞大拆大建，用城市微更新的理念让老房焕新，让废旧仓库升级为“精神粮仓”，沪上不少乡村、市郊的公共阅读空间的设计思路与尚品书院异曲同工。

大隐书房在“浦南首镇”张堰选址民国时期所建的中学旧宿舍。设计团队对其进行改造时保留了大量民国建筑的古朴元素，从红漆的大门、青苔石阶，到原汁原味的雕花门窗、翠竹绿水，及至被不少业内人士称道的庭院留白设计，整体氛围颇为低调，让人仿佛有穿越时光之感。他们还在庭院一角特别设置了张堰中学校友留言墙，让老建筑的前世和今生在此联结。

在阡陌交通、鸡犬相闻间，在沁人心脾的稻香花香里阅读、品茗，是很多人人心向往之的生活，亦是市郊、乡村寻求发展的突破口。2025 上海书展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，上海书展不仅在会场里，书展带来的满城书香也在城市乡间的各个角落中。

——编者

据工作人员介绍，书局在二楼设置了茶室和公益自习阅读区，工作日来这里自习的学生、打卡小憩的游客不少。到了周末，作为“曲艺传承基地”，孩子们在此接受传统快板曲艺的熏陶，稚嫩的童声和快板声给阅读空间增添了一份活力。由于书局保留了老建筑的深朱红底色，有人据此将其称为“古镇旧间的朱砂痣”。

在嘉定娄塘，顺着充满历史痕迹的弹路路弄堂一路向北，就能到达全市首家开在不可移动文物里的“城市书房”。这栋古色古香的临街老宅曾是印氏住宅，现在门楣挂着“我嘉书房”牌匾。

设计师对建筑进行微更新时，也保留了印氏住宅的硬山式屋顶、观音兜墙头、小青瓦屋面等传统建筑元素，还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复原了代表娄塘民居特点的瓦箍头、垂花柱。书房建筑的抬梁式构架、翻轩、仪门、额枋、月梁、隔扇门、轩廊……每一处的构建都是历史的沉淀。

在这个具有浓郁江南民居氛围的书房中沉浸式阅读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不过，它还承担着记录、展示历史的重责。书房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合作的常设展“印行天下”印刷出版主题展设在书房二楼，讲述了印家住宅的“主人”印有模与近代中国出版印刷业发展的故事。在富国强兵、实业救国的思想驱动下，印有模开商号、办工厂、建农场，不仅是彼时上海有名的实业家，还是继夏瑞芳之后商务印书馆第二任总经理，对中国印刷业

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对作为文物保护点的印氏住宅修缮后作什么用途，管理部门考虑过不少方向。通过调研与审慎的斟酌，他们发现，书房的雅致，与老宅静谧的氛围相称，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周边人群以及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，“可以保证空间真正被利用起来”。

重建江南底蕴的“文化客厅”

实际上，市郊、乡村公共阅读空间的重要价值，不只在重塑地标式景观，更在于其文化“锚点”功能——它既能收藏地方志、村史、名人故事、民俗资料，保存集体记忆；也可以举办读书会、非遗展示等活动，让当地居民、村民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重新触摸本土文化的温度，重建“我是谁、来自哪里”的文化认同。

由堆放农具和杂物的旧仓库改造而来的月浦镇月狮村众文空间，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打开思路、盘活资源，当地部门邀请上海上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团队，对空间进行升级，形成了类似“房中房”的新布局。管理部门从宝山图书馆调来大量书籍，曾经的老木梁被放置在墙边，配上坐垫舒适的阅读长椅；过道的一侧悬挂着元宝篮、针线匾等非遗竹编制品，另一侧装饰着粉黛乱子草、细叶芒穗子、葫芦等特色植物。凭借合理的空间规划，众文空间除了是阅读场所，还开办了不少非遗小课堂互动体验活动。每次活动都是人头攒动，在村民们眼里，这里就是家门口温馨

的“文化客厅”。

同样，在朱行高楼村严家湾，一座由三间一层的农房改造而成的“高上空间”书屋，也将技艺传承与阅读交流拧成了一股绳。在这里，老染匠每周定期坐镇，教年轻人辨识蓝草的生长周期；游客体验扎染时，聆听村民讲“靛池发酵要守三天三夜”的老规矩。在书页翻动与染料晕染间，原来的农民房成了乡村最鲜活的文化传承场。

崇明生态岛的光明花博小镇的“稻田书店”，则嵌在了东风农场旧址的万亩稻浪间。书店“一心只为一粒米”的展示台，卡通米粒的可爱形象牢牢吸引着人们的目光；亲子乐园的黏土稻米课，农场长大的娃教城里的孩子辨壳壳纹路。在这个书店，围垦往事、种稻学问、手作乐趣，把农垦前辈、新农人、游客串成线，让农场旧时光与当下阅读、创作交融，在稻浪起伏里，续写土地与人的新故事。

青浦朱家角镇林家村的薄荷香文苑也是不得不提的例子。两位主理人陈君芳、张瑞杰夫妇，经营过实体书店。回村之后，他们翻建父母的老房子，按照想象中的样子，打造出翠竹掩映砖墙、墙间种满薄荷、开门见稻田、颇有小院柴扉意境的农家书屋。文苑被年轻的“驴友”口口相传，很快成为朱家角古镇游客必来的打卡地。不仅如此，文苑还掀起了村里的“文艺复兴”，杨冬白雕塑工作室、路上有马电影工作室、田耘社相声艺术中心、朱者赤艺术大师工作室扎堆落户。原本闲置的村屋不仅有了艺术的气息，留住了村里的年轻人，也为乡村今后的发展开拓出了更多想象空间。

当上海的天际线与田埂线在书香里相遇，“大城”的精致审美与“小村”的质朴烟火，“历史”的厚重积淀与“当下”的鲜活创造，找到共振的频率。这些藏在沪郊肌理里的文化空间，正以“阅读”为经纬，织就一幅“大城古镇小村”的共生图卷。